

董中舉先生文選卷之二

董中舉先生文選卷之三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奏疏類

為校勘實錄事

臣惟今日之實錄卽後日之史書所以傳信於天下萬世者也此豈容以一人之私意參乎其間哉昔者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脩孝宗敬皇帝實錄臣以菲才濫與其末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

猶未足也人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  
後世其於叙傳即意所比必曲為揄互即風所嫉  
輒過為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敬皇而不  
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繕寫圖點在纂修者或  
不及見惟事之屬臣者屢也載筆不敢有所前却  
而其他則固非所及也茲者恭遇 皇上入總  
大統勅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內閣所藏 孝宗  
實錄副本例發在館繕寫人員及合用紙札之類  
不煩別具欵加刑正此其時矣伏望特旨將內府

所藏 孝宗實錄正本一併發出仍勅總裁大學  
士楊鼎等及比時曾與纂脩備諸本末者數人逐  
一重為校勘凡十八年之間詔令之因革治體之  
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得失已據實者無事紛  
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雖出  
于芳而願得實狀者亦自不以入廢則為費不多  
事亦易集使 敬皇知人之哲無為所誣諸臣難  
明之速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  
少私如芳者縱或私行于一時而竟亦莫掩於身

後庶乎 孝宗一代之書藏之中秘而傳于無窮者必可援以爲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仰惟 聖明臨御以來先朝積弊羣羊殆盡惟此闕繫于國典者甚大鬱而未白臣竊惜之倘俯察愚言惻然允納亦初政用慰輿情之一助也

爲慎重祀典事

本月初十日欽蒙 皇上降制以郊祀典禮下詢次日又領禮部膠黃勅諭臣伏讀而歎曰古禮

之不講也久矣廟議之下及也鮮矣今乃親發德音特擬禮以復古而又博謀卿士必欲求其是焉臣用是仰見我 皇上真聖不世出者也志將大有爲者也事必師古將舉斯世于三代之隆者也自惟愚陋雖不足以仰裨廟議顧備員講讀執經左右敢不即經義以對臣謹按禮記吉祀典者莫詳于祭法首叙虞夏殷周之郊總之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於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祭各不同矣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連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地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穀以醴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大司樂冬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圻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于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吉祭

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之  
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圓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  
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地道之始而報  
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祠  
禋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東廼守則柴望秩於  
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於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  
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於郊翼日戊午乃  
社於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  
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做郊

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  
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  
本之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  
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  
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常也此義弗明於  
是有以孟春上辛天子親合祭於南郊而以冬至  
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  
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  
也有據廣川祭告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矣如

禮就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太祖高  
皇帝有天下之初即建園立於鍾山之陽以冬至  
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一如古制  
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神則從祀園  
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  
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  
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於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  
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  
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南郊羣神皆

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合大祀文合祭天地  
文及諭中書勅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  
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  
固以時爲大歟我皇上嗣登大寶九年于茲  
敬天法祖式嚴祀事幽明上下罔不歡格茲者大  
祀既畢聖心猶若未安欲遵我皇祖始創以盡  
事天之誠且俾各陳所見大上下之分陰陽之義  
淵衷益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  
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皇上之獨見神

斷殆亦未易窺測者焉記曰惟聖人能饗帝我  
皇祖以不世出之聖開創於始 皇上以不世出  
之聖續承於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庸有潛字而  
默契者乎今之禮樂法度悉由 皇祖裁定誠如  
聖制所謂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也  
况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  
愚所能與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  
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蓋饗帝之禮其難也如

此可弗慎歟伏惟聖明以不愆不忘之心弘善繼  
善述之道信先王之禮而不泥其沿襲之迹遵  
皇祖之制而兼思其更定之由聖心安即人心舉  
安而天心得矣臣無任昧冒悚懼之至

為陳情乞恩給假省親事

竊惟國朝之制京官離家六年之上者許令給假  
省親所以教人臣之為孝也教以孝者所以教為  
忠也然必以六年為限使出而事君歸而事親並  
行而不偏廢此法意也臣在先朝嘗一歸省家居

聞恭遇 皇上龍飛民物快覩臣父促臣北上  
以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京遇蒙簡拔日  
侍講進記錄年勞叨秩三品復蒙 聖慈念臣父  
母年老超越常格錫之語命佩戴恩德以感以慙  
顧臣遠去父母數千里祿養弗親音問鮮至中夜  
長懷淚垂枕下久欲乞歸但以聖學方勤未可先  
身圖之便兼且年例未及不敢傷朝廷之公選勉  
供職憂思萬端今年六月及六年之期方欲具疏  
陳情遠遇吏部員缺廷薦課及詔令遂下服任伊

遭國報慙難正宜在公匪懈詎敢更及已私奈臣  
分薄福過災主不幸於八月再喪妻室一子幼小  
呱苦無依臣父母一旦得此凶問必加驚悼意鬱  
氣衰可慮尤甚用是數月之間隱忍躊躇尚未敢  
以喪告臣之慶此實為不堪臣嘗聞李密在晉時  
為祖母剗上表有云晝即於陛下之日長報剗之  
日短今臣犬馬之齒纔踰四十聖明在上未即棄  
置賜其篤純承事左右尚將有日臣父年八十有  
五臣母七十有七來日無多萬一不測見面無期



臣抱終身之病何以自贖此臣至情天日可鑒仰  
惟 皇上大孝遠邁百王錫類因心有感必應敢  
用輒瀝誠懇冒責宸慈伏望特降綸音容臣照例  
給假歸省兼為妻營葬事畢之日倘或親年尚可  
支持自當依限前來供職豈敢久曠歲月以負  
陛下知遇之恩哉臣不勝迫切祈懇之至

奏為辭免恩命事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董祀謹奏為辭免  
恩命事該吏部 欽奉 手勅陞臣吏部右侍郎

庶翰林院學士滕黃齋送到臣臣方以足疾在告  
聞命惶悚莫知所措竊惟 恭稟獻皇帝嘉言  
善行紀述成書皆賴 藩邸舊臣搜訪記聽臣不  
過隨事彙括稍加潤色至若參酌古今裁定義例  
序述本末發揚威武又皆出內閣諸臣手筆臣濫  
與其間實無所勞且翰林之官纂述為職業借曰  
有勞亦其常職况復無勞豈敢冒寵又臣去年因  
脩 武宗皇帝實錄成已蒙陞秩今纔踰年復  
有此擢恩出不次分則過盈臣猶自愧人其謂何

伏望 聖明俯察愚悃收回 新命容臣以舊銜  
供職則 陛下用臣以漸而愚不驥臣亦心安而  
職易稱矣

為循舊典以篤親事

近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益殿大學士  
楊一清題臣北等會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方獻夫等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文職  
本身并族屬有女為王妃及夫人另為儀賓等項  
俱各見在及有子孫者不許陞除京官又一款凡

京官與王府結親者改調外任若王府官不拘軍  
民職但與王同城住者皆改調又一款凡親王妃  
父授兵馬副指揮俱不任事及查本部歷年卷案  
並無開載始自何年何人倡議緣由中間雖即經  
與王府有親等官陳奏俱未准行止有正德四年  
本部等衙門會議題准分別名籍族屬遠近等第  
迴避事例似為少寬隨復改正又查得問刑條例  
係弘治十三年法司會同各衙門條奏評定其間  
所載各項事例歷年奉行已久亦非始自弘治年

聞臣等議得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楊一清所奏無非惇睦族之恩開用賢之  
路持論甚正 陛下降旨特令臣等會議設廣帝  
王推誠待物之道所宜將順但切詳累朝以來所  
以不許王親陞除京職或除京職不任以事之意  
本非以王親之故適為裁抑實以別嫌防微使司  
姓不相疑二戚屬終獲保全其間寓意深遠又有  
難以顯言者蓋其初亦非為賢者設為一有知近  
年要姓之使則帝王防閑之道似或未可盡畧且

王親雖不許任京城往往得為左右布政使其官  
階二品與在內尚書相等使非區區自深重內輕  
外之心則其生平濟時行道之願亦不可謂不得  
盡行矣伏讀詔旨所謂推誠防閑二者淵衷固已  
洞然况事干宗室臣等搜難定擬伏乞 聖裁

為請給卹典事

十月二十九日得臣兄書云臣父於本年九月十  
九日晨起命具牲醴於祠堂乃易新衣親詣祖考  
前拜畢回至中堂令設寢席至晚瞑坐而終臣發

書驚仆幾至頃絕臣父素無疾病老益康強視聽  
精明行步輕便正德年間臣嘗給假歸省獲侍家  
庭六年恭遇 皇上登極臣父謂聖主不世出  
促臣北上及叨侍日講荷蒙特恩錫臣父母誥命  
封臣父為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臣父初以進士歷官知縣御史知府致仕暮齡乃  
得進封三品感佩恩私天高地厚毋書示令臣勉  
修職業以圖報稱于萬一庶幾忠孝無虧勿得言  
歸昔年臣妻病故臣欲給假送幼子臣父復以大

義責臣臣竊思君恩未報父命且嚴遂不敢乞歸  
又自以親年雖高幸各康健真可遂孝養于他日  
不意臣罪戾深重臣父遽爾見背言念及此五內  
分裂終天之痛其何能及臣查得大明會典凡兩  
京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  
又查得經筵日講官員父母病故例得祭葬臣備  
員講帷十年誠愧淺劣無所裨補但臣父在嘉靖  
四年已封三品視未曾授本等封者於例尤協伏  
望 聖慈憫臣哀苦勅下該部照例准與卹典則

臣雖不能致孝養于生前而臣父猶得沾被寵光於地下矣

奏為謝恩事

原任吏部左侍郎臣董祀璽奏為謝恩事臣於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奏為故母封淑人妻氏申請卹典該禮部題奉 聖旨准他祭并開壇合祭欽此欽遵隨該本布政使司遵奉 欽依事理設備祭品差委右叅議周易齋捧 御製諭祭文督率知府等官湯紹恩等於本年二月十一

日賜祭畢伏以陰崖律變枯朽沾春賜谷光舒覆盆蒙照身雖淪于罪廢典尚獲于祭親 寵薄山丘感均存歿申謝臣本以草茅早依 日月始塵講席復佐銓曹廩祿虛糜涓滴無補中罹譴毀長伏田園酷罰未敷闕凶荐及臣父亡於當職之日已沐 恩波臣母預於逮伏之餘敢希異數益蓋伏遇 孝惟錫類義本因心念臣侍講之微勞錫臣學終之盛典給其窆窆之費寄越堂村重以雲漢之章先生野莽寸草何力乃報三春之

暉九原有知已暝二親之目叩環猶歎撫分奚勝  
引頌日遠摧肝苦次臣敢不頌清寧於得一思報  
劫於在三父兮瞻母兮依既膺法造孝子家移於  
國益勳丹衷除望闕叩頌外爲此具本謝恩